

塞外文苑

■吴欣

遥望绿色

对于绿色,我似乎有着一种偏执的喜好,只要看到了绿色,就觉得浑身舒爽、心情愉悦,包括绿的草、绿的树、绿的山岗、绿的河湖。绿色,成了催促我前行的动力,成了我最精彩的生命色。

小时候,记忆最深的是门前小溪边那一群直通云霄的杨树。之所以说是一群,是因为那些杨树长得毫无章法,横不成排,竖不成行,看上去就像是故意杂乱无章生长的。春天,远远望去,那杨树便泛出微微的绿意,先是长出如毛毛虫似的杨花,紧接着便是白絮飘飞,然后,细小的叶片开始吐出来、吐出来。待到春尽之时,这群杨树便绿满枝头,整条沟谷也洋溢着绿色,包括那条纤细的小溪。此时,就到了我们下到小溪捉鱼、打泥仗的好时候,结果,每天玩儿得跟泥猴似的,经常遭到大人的嗔怪。

老屋就在水溪北面的土坡之上,那是几间土窑洞。老屋周围,有爷爷精心侍弄的红柳,几乎围了大半圈。站在村南高坡之上望去,只见那红柳的枝条是红色的,但其细碎的叶子是绿色的,开的花却是白色的。开始,我以为爷爷那是为了好看才种植的,毕竟,村里只有我们家的周围才有色彩鲜艳的红柳,我家的土窑洞和院中干农活的爷爷就好像置身于画中。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红柳不仅好看,更重要的是有用。每年,爷爷都会割下一些红柳枝条,编制成结实耐用的箩筐,用于抬粪肥、装柴草、盛山药,成为我们家必不可少的工具。有时候,我们家用不了,爷爷还割下一些送给隔壁邻居使用。

当然,对绿色有更深入的了解,还是在就业之后。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到村子里、工

地上,接触到不少关于水土保持、绿化造林方面的新鲜事,浑河两岸的水保工程,白二爷沙坝的治沙工程,黄土高原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土默川平原上的防风林工程,那一丛丛、一片片、一层层绿色,无不在我心中的那潭静水荡起微澜,从而成为我笔下动人的场景。就这样,12万亩白二爷沙坝以及老劳模云福祥带领的那个治沙群英,高耸入云的东摩天岭以及成就了近十万亩绿色的造林群体,还有爱绿、植绿、护绿的民众,他们的事迹不断出现在各种报刊之上,成就了我工作中最精彩的部分。

东摩天岭南天门一带,我曾数十次前往。每当驻足山顶,遥望远远的山峦河川,遥望那重重叠叠的绿色,总感到心旷神怡。深知缘由的我,自然感叹人力的伟大、前辈的辛劳。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地组织百余人专业队开进大山,安营扎寨,从此拉开了东摩天岭绿化造林的序幕。在荒无人烟的山上,专业队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付出超负荷的辛勤劳动,挖坑、植树,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与顽固的石头、坚硬的泥土作斗争,与晴天的炎阳、雨天的泥泞作斗争,硬是在荒凉的群山播下一片片绿色,形成了现如今9万多亩珍贵的原始次森林,就连源于摩天岭的宝贝河,也在重重绿色之中更加清亮、更加迷人了。此外,原先荒凉冷落的山岭,如今成了各种动物的乐园,人们不时会遇到狍子、狐狸、野鸡、游隼等野生动物。而那茂密的落叶松、油松、樟子松,已经深深根植于摩天岭,根植于山区人民群众的心田,成就了引人瞩目、撼人心魄的灵山秀水。

大山的召唤,也让我变成了绿化造林积极分子之一,许多地方都留下过我的足迹,都生长出我培植的绿色。每当路过当年曾经挖过坑、植过树的地方,我便自豪地对随行者宣示当年的经历。其实,我仅仅是绿化造林中的普通一员,更多的人把青春与汗水播洒在群山大川,把情与爱献给了可爱的家园,让后人尽享如今的荫荫绿色、秀美胜景,那博大的胸怀、无私的奉献,令人动容,令人难忘。

我常常喜欢远眺群山,那成片的森林,那浓烈的绿色,那动人的故事,就仿佛是镶嵌在



图片来源:IC photo

生日

糊”,过去饥荒年间,连糠菜糊也吃不饱啊。”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晚上,村里发生了一场较大洪水。那年我八岁,惊心动魄的场面,至今心有余悸。

已近黄昏的晚霞,在天边黄云的相送下,早早收场。天早盼甘露,人们等待着及时雨如期而来。下雨了!那夜的雨由小到大,越下越急。整夜下个不停。黎明时分,大河里狮吼般的洪水在电闪雷鸣下溢上村里。

村前河塔上,堆放着正在新盖戏台的橡橦等木料。眼看就有被洪水推走的危险,部分小橡已浮起水面。只见两位党员叔叔,冒着大雨,冲进齐膝盖的洪水里,吆喊着往外扛木料。村民见状,也纷纷跳入洪水中抢运。当最后一根大橡被人抬起时,洪水已上涨到了臀部。

在他们的带领下,所有木料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保住了集体财产。

在日常生括中,不论在乡村还是城市,党员总是起着“领头羊”的作用。每当紧要关头,处处都有党员先锋的身影。他们约言行,影响着我,触动着我。我虽然不是党员,却也时刻用党员的标尺来要求自己,衡量自己。助人为乐,多做善事。在培养子女方面,正确地引导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若干年后,我的女儿在大二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年的七月一日晚上,女儿打来电话:“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您先猜猜。”我

时光影

■杨玉明

在我数十年的记忆中,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天发生的一些事,都令我难以忘怀。

小时候的某年七月一日晚上,我们村里党员召开过一次座谈会让我记忆深刻。

“三叔,今天是党的生日,晚上去大队开会。”“哦。”村里一位大爷跟我爷爷讲。“给谁过生日?”我问爷爷,“等你长大就知道了”爷爷回道。

晚上,爷爷说出去开会,我软磨硬泡要跟。来到会场,看见村大队窑洞的后炕墙上,挂着镰刀锤头的红旗。炕上围坐着六七人。灶台里柴火正旺,锅里冒着热气,一股黍香的味道。这儿能解馋了,我心里美滋滋的。

听老支书讲:“今天是党的生日……如今我们翻身作了主人,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啊。永远都不能忘记过去吃的苦、受的罪。时刻牢记党的恩情。”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讲越激动。一位急性子的爷爷抢过话题:“旧社会遭了荒,粗粮野菜是主粮,树叶树皮也吃光。”当时的我,似懂非懂。

炕中间红树台上,黄豆般的煤油灯头,挑逗着我疲倦的眼神。锅碗勺碰撞的响声,把我唤醒。村里的一位奶奶正在舀饭,“让孩子们也尝尝。”我端起小半碗饭,借着灯光打量,绿色汤糊里泡着苦菜。拨开苦菜喝进一大口,“呸!”嚼在嘴里又吐了出来。逗得爷爷们哈哈大笑。我怨气地嚷嚷:“这叫啥饭,难吃死了!”爷爷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孩子,这叫‘糠菜

灯下漫笔

■陆苏

想念豌豆花

豌豆花是用了许多对绿翅膀,才从遥远地底下飞到了豆苗的房顶。

最先来访的是一伙蜜蜂,它们像刚学习拉二胡的小孩,兴冲冲地弄出很多响动,也不管别人乐意不乐意听,倒也挺热闹。

我是第二个到豌豆花家走动的。我来时它们大都在睡午觉。豆苗间的杂草身材都特别窈窕,长腿细腰的,而且极嫩。等到豌豆花醒来,觉着住处突然宽敞了,还以为自己梦游着搬了家呢。

想着让豌豆花充分享受自己的惊喜,我总是在它们醒来前离开。不过并不走远,就在离它们几十米的大树下休息一会儿,坐或躺,睡一会儿,做个小梦。那梦里梦想的也就是些很实在简单的愿望。可这样自娱式的精神会餐会赶走身体里的累,如同把一群羊随风赶过了草滩;也会将黑白的劳动染成了彩色。

现在,我再不用冒着大太阳去田里劳动,去有豌豆花的地里为猪找食了。那现在说起来诗意的、实则艰辛的乡村生活,成了醒神的稗史,每当我有稍许忘本或张扬的神情,它就毫不留情地把我上扬的得意秤杆一股猛地压下。

好久没在田头地角的树荫下歇凉小睡,那些青葱如嫩豆荚的梦,也好久没来找我了。

好想给豌豆花写封信,谁能给我一个豌豆花的地址?

花拆

一见“花拆”两字就很喜欢。想象中是有个小笨笨拙又心急地想打开一份意外得来的礼物,那礼物偏偏又是许多层包装,每一层又都精美绝伦,让人舍不得撕破。那小

情小品

■安宁

夜时光

一

晚饭后,带女儿阿尔丽娜沿街逛店。夜色掩映下,一家家逛过去,第一次感觉住在老城区的好处,衣食住行如此方便,不需要去大商场,就可以在周围小店里,买齐日常所需。卖零食的,贩水果的,售花卉的,洗衣服的,开药店的,卖米面粮油的,卖海鲜的,治鼻炎脚气的,一字排开,已是八九点钟,依然没有打烊。店铺里人不多,但在昏黄的路灯下,却有一种别于喧哗商场的家常气息,在微凉的风里悄然弥漫。

我和阿尔丽娜在一家鲜花店和一家海鲜店都逗留了许久。鲜花店的女老板很有耐心,帘子后面大约是她小小的卧室,所以她不着急下班,任由我们嗅完了乒乓菊,又闻小雏菊,还被香水百合的气息吸引着,凑近了鼻子吸了又吸。海鲜店里的鱼啊虾啊螃蟹啊海参啊,足够阿尔丽娜好奇的,她不停地将十万个为什么丢给我,喋喋不休到螃蟹都听烦了,甩着小腿一个劲地朝角落里逃。最后,我买了两斤海虾,听着它们在袋子里四处逃窜,阿尔丽娜忍不住叹息:妈妈,海虾多可怜啊,要被我们吃掉,这会儿它们一定像《拯救尼莫》里的尼莫一样,在喊救命吧。

海鲜店里的老板娘听了,忍不住在我们身后大笑起来。这笑声穿透了夜色,连马路对面墙壁上婆婆的树影,都跟着晃了一下。

二

阿尔丽娜向我要了三十块钱,说是要去买一只蛭蛭回来,结果,卖蛭蛭的人大约生病了,去了两次都没有来。代卖蛭蛭的小卖铺阿姨只能一次次安慰阿尔丽娜,但她不听安慰,今天听说又买不到,当场就伤心地大哭起来。阿姨停下下手正整理的货物,趴在柜台上,看着哭得惊天动地的阿尔丽娜,忍不住心疼道:可怜的孩子,一只蛭蛭让你伤心成了这样。

不过她盼来了爸爸许诺的金鱼。只有一只,金色的,在很大的一个鱼缸里孤独地游来游去。大约那鱼缸太大了,也大约它实在太小了,于是那水便看上去有些空旷寂寥。阿尔丽娜问爸爸,为什么不买两只回来?爸爸像个专家一样一本正经地说:两只金鱼如果性格不合,其中一个很容易死掉。这听起来倒是有些道理,之前养的金鱼,原本欢快的许多条,养不多久,便只剩下一条,而这一条,一定是一年半载都好好的,自由自在,天长地久地游下去,连阿尔丽娜都有些烦了,许多天也想不起来看上一眼。

但有了金鱼,阿尔丽娜也没忘了催促我饭后去快递站,取网上给她买的呼啦圈。她几乎是风卷残云般地吃完了饭,便拉我下了楼。因为有两个订单,我也不确定先到的是餐桌收纳盒,还是她的呼啦圈。于是去的路上,她便紧张兮兮地不停问我:妈妈,你说到底是呼啦圈呢,还是收纳盒呢?我说谁知道呢。她便立刻接上一句:一定是呼啦圈啊,我好想要呼啦圈!

快递员找了好久,我和阿尔丽娜也站在大堆的货物旁边,焦急地等了好久。终于,期待的那个快递揭开了,快递员将一个大大的圆形的快递拿过来时,阿尔丽娜立刻尖叫:妈妈,是呼啦圈!

两个人当场就借来剪刀,三下五除二拆开了快递。我建议阿尔丽娜滚着走,她连忙说不行,一定要垮在肩上,因为怕弄脏了,她要回到家再玩。让人舒适的夜风吹过来,两个人心中的喜悦,溪流一样一股一股地涌动着,一架飞机从夜空中的云层里穿过,一只小狗踩着月光,啪嗒啪嗒答从我们面前经过,一只猫隐匿在某个角落,发出一声声神秘的叫声。植物们都睡下了,只有叶子在风里发出细微的梦呓般的声响。

这美好的充满童年气息的夜晚,真让人心醉。

诗林漫步

爬山虎的力量

——读小诗《爬山虎》有感,再赋诗《爬山虎的力量》

■缪娜

春的信息

是你告诉了我

你好似一副挂毯

装点了灰色的墙面或栅栏

在微寒的春意里

绽放着一抹新绿

你夏的浪漫

给了我遐想的空间

匍匐攀岩在

有生命可生存的缝隙间

一路向前

开在绿与藤之间的希望

是你对生命最好的告白

你秋的收获

红与黄交织呈现斑斓无限

这画面由心底涌动的璀璨

弥漫了生命的律动与坚强

展示了自然百态造化的神奇

自成一体浑然一片

百体百图各展风姿

似秋风中的蓑衣

包裹着仅有的温暖

你活的如此个性

独自盛开

自由自在

冬之枯萎

微黄泛红的叶子一片片落下

留下的是盘桓在墙体的藤条

好似各形网画

仔细观察

这满是长落的藤条

是爬山虎再一次盛开力量

这力量感染着我

我贪婪的享受这阳光与雨露的滋养

感受光与雨成就了世间物种传承的

美好

借助爬山虎的力量

一路向前……

月亮埋头吃草

(组诗)

■王爱民

把故乡一天天喊大

风

风吹故乡,故乡草长

月亮埋头吃草,露出宽宽额头

把故乡和乳名一天天喊大

风

弯弯的风,故乡的外一首

吹进母亲的骨缝,把母亲吹弯

把母亲的头发吹白

白发不断起落

像她一连串的嘱咐和叮咛

她似乎要将手里的风洗白

风

风吹,不断地吹,吹出我的青草味

把我也吹成一缕风

拍拍身上的尘土

我却不知道这属于哪一条磨损的衣襟

风

空得只剩下手里的风了

故乡是一只回不去的鞋

故乡是一只回不去的鞋

不怨路不平

风

埋头在一片树荫下,如一只知了

风掀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一棵蒲公英

要顶风找回失散的孩子

故乡的倭瓜爬过了墙头

提水人桶里晃动个月亮

卷心菜收回层层包裹的心脏

竖笛横吹,弦上晚来风紧

离家人比民谣走得慢

我比风更凉,走累了

靠上你的肩膀

故乡

请替我说出不为人知的秘密

声明: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法联系到作者,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本报将支付稿酬。联系电话:6564069

编辑:黄涵琦 张文静 美编:晓行